

栀子花香阵阵来

骏
骋

提起栀子花,人们不会陌生,也让我想到很久以前在阳台种植的那一盆,白色的花朵,翠绿发亮的叶子相互映衬,在夏天阳光的照耀下分外好看,更招人喜欢的是它不以浓艳取悦于人,而是所散发的香味,轻轻嗅之,顿时就会感到心旷神怡。这种香味不同于水仙花,也不同于荷花的清香。夏天晚上将盆花移入厅堂,幽香四溢,真叫人陶醉。正所谓“夏日骄阳甘露沐,银朵芳香馥馥。”

栀子花枝叶繁茂,四季常绿,花果十分像古代一种被称为“卮”的盛酒器皿而得名卮子花,后人因这种花属于灌木芳香植物而俗称栀子花。

由于其花型似荷花,故有玉荷花之别名;因其爱生长在山野临水地方,或人工截取一段放在水里培养就能长叶开花,南方人管叫它“水横枝”,置于案头,自能赏心悦目。

“竹篱新结度浓香,香处盈盈雪色装。”历来有许多诗人吟咏栀子花。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的《咏栀子花》诗:“素花偏可喜,的半临池。疑为霜里叶,复类雪封枝。日斜光隐见,风还影分离。”将栀子花长在临水边、洁白如霜雪的颜色及日斜风吹影动的芳姿写得引人入胜。杜甫关心民间疾苦,很少以花入诗,在客居成都时却对栀子花有点偏爱,赞美“栀子比众木,人间诚未多。于身色有用,与道气相和。红取风霜买,喜看雨露柯。无情移得汝,贵在映江波。”意思是:与众多树木相比,栀子为人间少有的优良灌木,接着挑明栀子的用途和价值,说明栀子枝、叶、果的可观可赏;末句表面说花的移植,实则以物寄情,隐含诗人忧国忧民之心不变的高尚品格。

刘禹锡的“蜀国花已尽,越桃今已开。色疑琼树倚,香似玉京来。且赏同心处,那忧别叶催。佳人如拟咏,何必待寒梅。”诗者在咏赞栀子花的同时,生怕好友令狐楚错过欣赏季节,劝他若要吟咏栀子花,不必等到冬天寒梅盛开时,最好能及时前来玩赏。

“树恰人来短,花将雪样年。孤姿妍外净,幽馥暑中寒。有朵簪瓶子,无风忽鼻端。如何山谷老,只为赋山矾。”在杨万里笔下,栀子花的高、洁、妍、香和在夏日给人们带来的清凉感写得细致入微,可圈可点,足见他对栀子花的一片情深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笔者有一次到同事家里去探访,刚进门看见他的客厅案几上摆了个栀子花盆,粗壮而虬曲的躯干横空挺出,奇雄、飘逸、洒脱,尤其是那苍翠发

亮的叶子、雪白的花朵,散发的清香令人羡慕不已。后来忍不住欲望的冲动,自己也到花卉市场买了一盆带回家观赏,全家乐得心花怒放。其实,何只是今人,自古以来,栀子花作为优良的盆景花卉,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。栀子有许多品种,水栀子是其中之一,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写过《水栀子》诗:“一痕春寄小峰峦(另有版本作“一根曾寄小峰峦”),苍葡(栀子花别名)香清水影寒。玉质自然无暑意,更宜移就月中看。”从此诗的内容来看,应是朱在月下欣赏水栀子盆景的美妙风姿后所透露的心声,清凄委婉,含蓄隽永,别具一格。

唐代王建的“妇姑相唤浴蚕去,闲看中庭栀子花”;宋代董嗣杲的“玉瓣凉丛拥翠烟,南薰池阁灿云仙。…明艳倚娇攒六出,净香乘烈袅孤妍。风霜成实秋原晚,付与华灯作样传”;明代书画家沈周的“雪魄冰花凉气清,曲栏深处艳精神。一钩新月风牵影,暗花娇香入画庭”;清代刘灏的“疑为霜裹叶,复类雪封枝”,都从不同立意、构思和场景,勾勒出栀子花的高洁雅姿。

栀子花粗生易养,四季长青,花美丽芳香,是南方园林绿化、美化、香化的良好花材,除制作盆景外,可种于庭前、路旁、池畔、台坛、篱笆等地,也适合于家庭阳台、厅堂栽种。其根、叶、花、果都可入药,有消炎祛热、凉血解毒、利尿通便的作用。花还可提取化工及食用香精。根可用于铁打损伤。在潮汕一带每到端午节,许多人家用栀子果(俗称黄栀子)、糯米粉制作“栀粿”,沾着白糖,甜润可口,有清热防疫的功效,是一道民间传统的独特的应节小吃。此外,栀子果还可作染料。

“栀子花开满院香”。一向被国人视为吉祥如意花、寓意喜悦和纯洁友谊的栀子花,是夏天馈赠亲朋好友的最佳花卉之一。

新世界时报首发连载武侠小说

第六章 無餘涅槃 (下)

接上期

道衍,“三猿”携了廖进夫妇一路飞奔,眼见廖进气息奄奄,大限已至,一行人便在一处山坳处停下。道衍安排“三猿”说道,

“贼人众多,盯的又紧,还是劳烦师弟子去四周盯一下哨,师傅嘱咐我有几句话跟廖施主与廖夫人说。”

依着“三猿”的性格,这时候刚要跟道衍吱吱呀呀几句,道衍头也不回,向后摆了摆手。

“三猿”这时倒也知趣,三人相互嘀咕咕咕了几句,四周分散开来探听动静。

此时天色渐明,道衍查看廖进伤势,只见廖进双眼中毒,已至失明,左臂被钉入唐门暗器无形金针,左腿受伤,

左肩灵墟穴被一剑贯入,胸口也明显被高手掌力所伤...俨然已经活不成了。

道衍对廖进夫妇二人道,

“贫僧道衍,奉家师之命前来相助,没想到还是晚来一

步。”

沐苒坐好,轻轻将廖进躺好让他枕在自己的腿上,轻声说道,

“多谢大师相救,我夫妇二人不知何以报。”

“敢问大师的师父是哪位高人?”

道衍道,

“家师法号上沐下讲。”

廖进突然动了一下,挣扎着试图坐起,沐苒轻轻抚了下廖进,示意他躺好。

廖进缓缓说道,

“原来是他!我也早该猜到的,只是不明,咳咳...为何又会差道衍大师来救?”

道衍说道,

“师父说,他出家的那一刻起早已割舍了尘世凡俗,断去了七情六欲,什么恩怨怨都是过眼云烟,贫僧原本也是师父手下一员小将,大战时有幸还与廖施主有过一面之缘,后来也是跟随师父一道出家。”

“师父也劝师弟子遁入空门,只可惜师弟子誓死不从,尘缘未了,一心惦记着复仇,这次将军中伏多半也是出自他手,贫僧代他像施主赔罪了。”

“咳咳...这大概也是天意了。”廖进说道,

“有件事还请麻烦大师。”

“不劳烦,廖施主直说便是。”

“我廖家伏龙十剑闻名天下,如今败坏在我这个不孝子手里,现在也仅剩这把七星龙渊剑,还劳烦大师带由沐讲大师保管,当今世上,也只有他一人可配此剑了,我廖进感激不尽...咳咳...”

“好!施主可还有什么吩咐?”道衍将七星龙渊取过,撕下一片衣袖包好。

沐苒说道,

“还有一事想劳烦大师。”,

“请讲。”

“刚才形势紧迫,幼子与幼女慌忙中托付给两员门将照顾,有些话未曾告知,这里有一小盒,里面是小女廖凌烟的生辰八字,大师以后有缘遇到小女,还请予以转赠。”

道衍接过小漆木盒,说道,

“来日方长,施主日后可自行亲手转赠即是。”

沐苒没有答话,泯然一笑,一种说不出的悲凉。对道衍说道,

“大师可否让我跟进哥单独待一会儿。”

然后转头望向廖进。

道衍慢慢退出十几步,一面查看是否有贼人来追。

廖进颤颤的一字一字的说道,

“苒儿,你跟着我南征北战,聚少离多,苦了你了,虽然官场险恶,但这几年跟你跟孩儿在一起却是我最快的,你后悔吗?”

“咳咳...”廖进又咳出一口鲜血。

“进哥,这辈子,我也无悔了。”一声苦笑。

“嫁了你,便不后悔,永远都不后悔,我们不求什么高官厚禄,不求什么荣华富贵,我们就简简单单,你不是一直想念你家乡的那片竹林吗?我们就在那里扎一个茅草屋,白天你去耕田,我在家里织布,等你晚上回来就能陪烟儿舞儿玩耍...”沐苒一阵哽咽,再也说不出话。

廖进嘴角微动,试图挣扎起身,艰难的说道,

“苒儿,答应我...”

“不可报仇,好好照顾好烟儿和舞儿,好

好照顾他们长大...”

话未说完,廖进头已垂下。

一代悍将,开国之功臣,抗元之英豪,武学之大家,凄然凋零!

沐苒抱着廖进恸哭,

“进哥!”“进哥!”...

一声声撕心裂肺,痛彻天际,天地为之动容。

道衍一直转着身,不忍心看这一幕。

“进哥,愿来世我们还做夫妻!”

道衍听到这,暗道,“不好!”

转身过来,飞身上前,

已是为时已晚,沐苒胸口

插着一把匕首,一股股鲜血

从伤口涌出,双手怀抱

廖进而去。

可怜廖进夫妇,

却道是:

初怀壮志始出山,

中原逐鹿志难全。

九龙出海腾霄月,

奈何桥上

洒墨宣!

真如出生

死苦,烦恼既

尽余依亦灭,

众苦永寂。

是以无余

依涅槃。

未完待

续,下期同版

劍
雨
浮
屠

烟花飞如絮著

